

玄覽堂叢書續集

第九十冊

玄覽齋藏書題詞

卷之十

擬漢諸侯頌高帝即位表

朝鮮辛卯年會試進士申石澗

伏以如欲平天下其誰也曆數必明主之歸先入定
關中者王之聖神臨大寶之位歡均動植喜溢臣隣
竊觀屯亂之時必有帝王之作商洪即位於景亳啓
玄鳥三十世之基周武踐祚於鎬京肇蒼姬八百載
之錄稽諸往牒斯為重光欽惟

○○○○寬厚至仁豁達大度以不世出之聖當大
有為之期惟聰明睿智足以有臨既已知人而善任

自東南西北無思不服又能納叛而招亡提尺劍而
剋群雄衣一戎而奮大勇率三千之周士皆為同心
得百二之秦關無煩緩頰約三章以示法在一怒而
安民五百年必有興衰獨薦於天而天受十一征而
無敵咸曰後我后而后來勢有同於建瓴功已成於
破竹民皆引領而望豈惟恩信之素孚天其申命用
休亦致禎符之屢現素靈著夜哭之異形雲占晝聚
之祥矧舉縞素之師實快神人之憤牧野之黃鉞才
秉軹道之白馬自臻鴻溝界分始為秦鹿之共逐陰

陵道失終見楚猴之就擒魏乎有功沛然誰禦猗歟
龍飛之運允屬河清之秋佑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
應東南天子之氣有大德者得其位得其祿重春秋
王正之文謳歌同於寰區尊卑位於天地比衆星拱
北辰之居所偉恭己正南面而何為臣等汗馬功微
超乘力劣偶際風雲之會濫叨茅土之榮恭叅玉帛
之朝庶免後至仰瞻天日之表靡憚駿奔

是科考官

議政府右贊成金謹思

禮曹判

書金安老

吏曹判書蘇世讓

成均館大

司成元繼蔡

奉常寺僉正趙仁奎

禮曹

正郎黃憲

兵曹正郎金疊

擬皇明大學士黃淮謝賜宸還御表

鶴髮遠隔于千里步崎方切于歸寧感與愧並伏

雲章忽闕于九重遂歌斯激于寵錫涕隨言零伏

念臣草萊中末學遭逢未晚際會已遇于先

朝又承文翰之榮任立朝之歲月莫效徒有寸髮

簡又承文翰之榮任立朝之歲月莫效徒有寸髮

之白龍顧于禁中縱饒犬馬之情慈姑訴向養

之丹望白雲于天末奈切烏鳥之情慈姑訴向養

之忱問甘旨誰不自月推官及人既隆教親之

治方自慮許歸之未酬何園拜賜之澤燦燦

誠墨苑回萬錫予之是美遠垂非分之澤燦燦

御墨苑回萬錫予之是美遠垂非分之澤燦燦

宸章藹合璧連珠之掩映肆心而溢皆自宸衷

乃富獎諭之微旨撫躬知愧慚實願洪恩之廣蕩

言告言歸 勳父老之喜色 孝莫大焉 寵及九
 載欣載悅 增庭闈之歡容 榮亦極矣 光浮一
 族 南婦子母同總得承顏之樂 頃刻不敢忘 倚
 門 北望君臣隔敢死戀闕之懷 造次于是展
 也 昭代盛事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至仁如光 推
 禮 御下不闕親之仁 遂令殘質臣敢不感戴肺腑
 孝 及人益隆老之化 溢荷殊恩 臣敢不誓指天
 肝 事親日長尤當結草于泉壤
 百 報國心

萬曆癸卯予試于燕京邁黃復初見其案間
 有繭紙表一卷蓋高麗試卷也其文對偶處
 並雙書單句如伏念臣等即單書蓋便于讀
 耳題下有六積二字是六積半號也首一聯

上復有六積二字後復斜書三之百二十六
等字皆硃書蓋取中式者之字號黃于癸巳
援朝鮮曾在兵間至朝鮮王京之白岳山遇
此卷因念淮乃其四世祖也故携之歸黃名
應陽復初其號也

清常道人誌

會試策一道

朝鮮國庚午年會試進士申光漢
問綱常之道切於人之日用甚於水火不可不熟
講而審處之然講之於常處之於變豈無難易
歟若處常而盡其道值變而得其中則其盡人
之道何有道與中同不同乎處常則常事不說
其處變之不同者則在所當辨三代以降處人
倫之變者多矣周之泰伯逃之荊蠻斷髮文身
而仲尼以至德稱之唐之肅宗迫於衆情以復

舊物而先儒以叛父誅之何歟徐庶之降於魏
伍尚之死於楚趙苞之棄母全城溫嶠之絕裾
奉表茲皆值變淪中而人無間言者歟周公之
於管蔡石碯之於石厚齊桓之於子糾唐宗之
於建成其處變同而先儒之論不同何歟至若
宋之富弼晏殊之甥也而指晏殊為奸邪元之
脫脫伯顏之姪也而指伯顏為亂賊斯二人者
果皆亂常敗俗而萬世名教之罪人歟是皆處
人倫之變而其或過於中適於道而公私邪正

之間先儒之說互相是非紛紛不定雖執事事
莫知適從諸生稽古有素其於處常處變必有
折衷之說

對愚聞道貴於權權貴於中能權而得中則天下無
難處之事矣今執事先生談策秋闈特舉古人處變
之迹而下詢承學愚也寡學淺聞不知其常焉知其
變僅以平昔見正於師友者為之說曰內則父子外
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天下之達
道也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應變之道有輕有重故

或有恩輕而義重則舍恩而取義或有義輕而恩重則屈義而伸恩者道之權也取舍不失於正屈伸不離於道而隨時低昂無所偏倚者道之中也審仁義定取舍而較古人已行之迹則其是非邪正不足辨矣請因明問而白之周之太王當商之季有聖孫而因有翦商之志長子泰伯逃之荊蠻者讓于德也唐之玄宗棄國西幸太子收兵東來即位靈武也衆所立也徐庶在蜀而魏執其母則降之祗尚在吳而楚殺其父則死之此以恩為重者也趙苞之守遼西也

虜執其母而不降溫嶠之將命江左也其母止之絕
裾而行此以義為重者也管蔡煽亂而周公誅之兄
弟之變也石厚黨惡而石碯殺之父子之變也齊桓
爭國而殺弟過也秦王以弟殺兄篡也富弼贊於晏
殊而指晏殊為奸邪以甥而效舅也脫脫養於伯顏
而黜伯顏於河南則以子而逐父也噫人倫之變自
古有之惟幸吾之所以處之者不失其恩義之中耳
姑以前數人之事論之則知翦商之為不可而逃之
者明君臣之義也逃其身而讓其弟以成父志者存

父子之恩也上不失義下不失恩至德之稱不亦宜乎撫軍監國太子事也而自取大物則義之賊也端拱九重而南內淒涼則恩之薄也臣而賊義子而失恩叛父之誅豈虛語哉方寸亂而降於魏者為母非背主也聞免父之命而死於楚者為父非徒死也母可從則徇母而全恩父可免則舍生而取義如此等輩可與推矣趙苞一郡守耳所守不過百里之地十室之邑全而有之敗而失之國家不為輕重則棄城而救母可也溫嶠一孝子耳有母在此其身不可以

許人則援而止之而止可也而乃完城而殺母絕裾
而奉表則寧獨少恩哉罪在王室則以義勝恩周公
之所以為大聖也聞篡弑之謀則伏羲滅親石子之
所以為純臣也與兄而爭國則其死實當而越在他
國則置而勿問可也而必殺之則是有志於殺弟也
釀成其禍日夜待其先發而一朝手刃同氣則是有
志於殺兄也以此觀之周公石礪以公而伸天下之
義桓公唐宗以私而害天倫之恩其是非與奪難逃
於公論矣至於宋之夷簡不悅富弼而嘗欲陷之而